

■记忆深处■

父爱如山

我记忆里的父亲,永远挺直着沉默的脊梁。

小时候,他的肩膀是托起我世界的瞭望台。记得那年逛庙会,人潮涌动,我踮起脚尖也望不见精彩,父亲二话不说,一把将我举过头顶。坐在他宽厚的肩头,我看到了踩着高跷的“孙悟空”,开心地欢叫着。他仰着头,一声声地问:“闺女,看得真亮不?”他粗糙的手掌布满老茧,却能稳稳托住我学骑车时摇晃的后座:“别慌,爸给你把着呢。”当我高烧到39度,是他背着我狂奔到三公里外的镇医院,汗水湿透了衣背。这些被时光冲淡的片段,此刻忆起,竟清晰如昨。

记得当年高考填报志愿

那晚,我执意要报省外的大学。父亲沉默许久,终于开口:“爹……盼着你飞得高,飞得远。”我当时只觉诧异。直到收到录取通知书,父亲反复摩挲着,喉结上下滚动了好几次才说:“好,好啊。”第二天他破天荒去镇上打了三斤烧酒,邀请亲戚邻居吃饭。酒过三巡,醉意上头的父亲拍着胸脯声音洪亮:“我闺女,出息了!”那自豪的光芒,几乎要从他眼中溢出来!开学时父亲送我,他在校园里兴奋地转了一圈又一圈,临别,他重重拍着我的肩:“闺女,好好学本事,保护好自己。”

毕业后,我找的对象家在千里之外的河北。关山阻隔,父母心中自是万般不舍,我惴

惴不安,生怕他们阻拦。然而,他们只是默默收起了担忧。出嫁离家那天,父亲赶着小驴车送我去火车站。我一路泪雨滂沱,他却一路无言,只把所有的叮咛,都压进了临上车时紧握我手的那股力道里。他转向我的爱人:“要对她好。”列车启动,我看见他猛地抬起袖口,狠狠擦过眼睛,在站台上固执地挥手,挥着,直到缩成视线尽头一个模糊的点……

婚后经年,父亲最惦记的,就是石家庄那片天。电话里,他总乐呵呵:“家里都好,庄稼也好,身子骨硬朗着呢!”可每当我问起他,他总是急忙岔开:“甭操心我,你工作累不,那儿天气咋样?”有

时,电话里会突然传来他的叮嘱:“骑电车慢着点,晚上不安全少出门。”原来,在他心里,我依然是那个需要他羽翼庇护的小女孩。那份跨越千山万水的牵肠挂肚从未停止。

不知从何时起,父亲的脚步不再轻快,鬓角染满霜雪;曾经提起一袋米的手臂,如今拧开瓶盖都略显迟疑。去年春节回家,看见父亲那单薄羸弱的背影,我清楚地意识到:那个曾背着我狂奔、为我撑起世界的山一样的巨人,正在被岁月温柔又不可逆地风化。我紧紧抱住他,牵起他布满岁月刻痕的手,轻声告诉他:“爸,您永远是我生命里的英雄,是我心中那座屹立不倒的山!”戴丽/文

拔麦子

仲夏的冀东平原,麦梢黄得透亮。风过处,麦浪顺着垄沟翻涌,老柳树上的知了叫得急切,催着庄稼人抢收。望着这翻滚的金黄,我想起那年工委桑书记来村里收麦的场景。

1974年6月中旬,冀东麦收天儿善变得很,前晌艳阳高照,转眼就可能暴雨倾盆。麦粒沾了雨水易生芽,家家户户都着急。天不亮,饲养员就摸黑进了牲口棚,给老黄牛拌着掺麦麸的草料:“老伙计,今儿得跑三趟大田地!”老牛甩着尾巴嚼草,似在应和。拔麦



子是累活。麦秆扎得手背生疼,久弯的腰直不起来,毒日头晒得人发晕。媳妇们扎着头巾,汉子们光着膀子,汗珠顺着脊梁沟往下淌。攥住麦秆根部一使劲,“咔嚓”拔起,在鞋底磕掉泥块,随手拧草绳捆成

麦铺子。

晌午最难熬,日头能把地皮烤裂。有人从井里提来泡着糖精醋的水,酸甜味一散,喉咙里的火顿时消了。几个汉子卷着旱烟,火柴一划,烟味混着麦香呛得人眯眼。正歇着,田埂传来车铃声。柏各庄工委桑书记推着二八自行车赶来,短袖衬衫早已被汗水浸透。他将车往槐树一靠,挽起袖子就要下田。大婶急得直摆手:“使不得,麦芒扎人!”桑书记弯腰拔麦,动作利索:“我打小儿干这活!”队长上前阻

拦,被他挡住:“抓紧干活!”麦田里响起沙沙声、吆喝声、笑闹声。日头西斜时,桑书记手掌磨出血泡,还帮车把式套车拉麦子。

收工后,大伙在场院喝疙瘩汤,桑书记捧着粗瓷碗,和老人们商量着修灌溉渠。月光洒在麦秸垛上,银亮亮的。后来每到麦收,村里人都说:“那年桑书记来了,是小麦收成最好的一年。”其实大家都明白,最难忘的是桑书记卷起裤腿,和庄稼人并肩劳作的身影。

艾立起/文

■似水流年■

我和王二木



小时候,村里的王二木是我的好伙伴,我们一起上学一起放学,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高考后,他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上了一所技工学校。我苦口婆心地劝他和我一起上大学,他却坚定自己的选择。

那天,在村口分别的时候,我们背着行囊,向着各自的方向走去。大学毕业后,我辗转了许多城市,工作一直没有稳定下来,似乎一直没有找到自己人生的舞台,内心充满了焦虑和不安。

回乡探亲,从乡邻们口中得知王二木几年前回到了村里,承包了乡里的农产品加工企业,曾经不景气的乡镇企业,在他的管理下竟然风生水起。

王二木听说我回来了,兴奋地找到我。得知我这几年在外面过得并不如意,他拉起我的手,说道:“兄弟,回来吧,和我一起干,这里是一片广阔天地,一定会有你大展宏图的舞台。”王二木的真诚,让我一下找到了家的归宿,冷却的心一下变得热血沸腾,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的舞台,找到了新的人生目标和方向。

李良旭/文

■图说往事■

在南京长江大桥留影

1970年7月,邯郸市峰峰矿区百货医药批发公司领导派我和工作组老孙同志赴南京外调。外调期间,我抽空到南京长江大桥上,请摄影师帮忙拍下了这张难忘的照片。

石贵生/文并供图



■朝花夕拾■

童年的冰棍

天气越来越热,忽然想起童年时代夏日里的冰棍。

骄阳似火的上午,那些骑二八大杠走街串巷卖冰棍的小贩们,骑得飞快,生怕别人领先一步,占领了“市场”。他们边骑边喊:“冰——棍——,甜甜的冰——棍——。”“三分钱一个五分钱俩。”长长的声音留在乡村的街道上。卖冰棍的喊声让孩子们坐卧不安,跑出来的孩子望一眼冰棍箱子就直咽口水。偶尔买一根,谁也舍不得一下子吃完,总是舔着吃,吸溜着吃,凉凉甜甜的。一根冰棍吃完,孩子们把那根棍舔了又舔,意犹未尽。

那些卖冰棍的小贩们,把装冰棍的箱子结结实实捆在自行车的后架上。箱子上写着红色“冰棍”二字,格外显眼。箱子的正上方开一小口,只容一只手伸进去。有人买冰棍时,打开箱口的瞬间,会冒出

一股凉气,孩子们瞪大眼睛瞅着那冰棍和凉气。卖冰棍的小贩喜欢把自行车推到人群前,扯开嗓子叫卖,有的大人禁不住孩子嚷来嚷去,便回家取来零钱买上一根。割麦子的农人在田间地头休息时,小贩瞅准商机,把冰棍送货上“门”。遇到没有带钱的农人,小贩们还慷慨赊账。为了吃上冰棍,我们一帮孩子从家长那里得不到零钱,就去搞副业。那时候没有废品可捡,我们就刨药材、捉蝎子、拾蝉蛻,卖了攒下一些零钱,除了买学习用品,剩下的可以自由支配,买冰棍、买玻璃球、买糖块,随心所欲。

当时,冰棍其实就是水和糖精混合在一起的冷冻产物,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乡村,绝对算得上奢侈品。童年时吃冰棍的乐趣,不仅藏在我们的心理,也融化在那代人的记忆里。

吕瑞杭/文

